



满目疮痍的阿勒颇

Airbnb 民宿的叙利亚来客

□ 张洲

在 Airbnb 上运营民宿

去年秋天，独居在黎巴嫩贝鲁特的我，或许是因为好奇，或许是因为孤独，看着家里空荡荡的客卧，突然觉得，如果来个陌生人，会是怎样的人？有怎样的故事呢？于是胡乱拍了几张照片，写了几句简短的介绍，把自己的客卧放在 Airbnb 上转租。

按下“发布房源”的那一刻，心情是忐忑的，会有人来预订吗？该怎么操作呢？没想到，第二天，我这套位于贝鲁特市中心的小卧室，就接到了第一个预定咨询。信息来自一个叙利亚男孩：

“您好，我叫 Gaith，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目前在黎巴嫩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医院实习，我姐姐最近要来贝鲁特看我，不知是否可以预定您家？我有两个问题：您家中是否有男性？另外，我在黎巴嫩没有银行账户，无法进行网上支付，不

知是否能有其他方式？”

看着阿勒颇这几个字，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那时阿勒颇尚未解放，正处于叙利亚内战最激烈阶段，炮火不停，满目疮痍。来自阿勒颇的人，会有怎样的经历呢？我表示自己是独居女性，接受了他的预订。

当时的我已经在黎巴嫩旅居两年。两年前，一个偶然的工作机会，我告别了生活十余年的北京来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酷爱游走四方的我，虽然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但第一次旅居海外却选择了普通眼中如此危险又奇怪的国家，一度让家人朋友诧异不已。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人称“中东小巴黎”，是一个融合了法国殖民文化与阿拉伯传统的小国。虽位于中东，却不是穆斯林国家，基督教占人口30%左右，民风较周

边邻国也更加开放，在首都贝鲁特街头很少见到戴头巾的女士。这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中东的中心，也是西方国家心之向往的度假天堂。可惜我来的时候邻国叙利亚内战正酣，以贸易为主业的黎巴嫩经济失去了邻国这一巨大市场，就业机会减少，很少能有来这里工作和居住的外国人，在这里长期居住的中国人也就不足一百人。

几天后，这位叙利亚男孩 Gaith 给我发消息，希望在姐姐抵达入住的前一天见见我，也看看我家的环境。于是，在一个秋凉的周末，我在公寓楼下的咖啡厅，第一次见到了 Gaith。这是一个腼腆礼貌的男生，第一次见面，他显然有点紧张，不断说谢谢接受他的预订。

作为刚开张的房主，我说“我应该感谢你才是”。他讪讪地笑了：“我试遍了贝鲁特的房源，你是第一个接受我预订的。”

前途未卜的叙利亚知识分子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并不意外。历史让黎巴嫩人对叙利亚心有芥蒂。上世纪七十年代，黎巴嫩内战刚开始，叙利亚以限制巴勒斯坦在黎武装组织力量为由，派兵黎巴嫩，对黎内政进行干涉，直到1990年内战结束，叙军都并未撤离。到了2005年，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全国爆发了驱逐叙利亚驻军的“雪松革命”，之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干预下，叙军才正式撤离。黎巴嫩很多民众，特别是穆斯林逊尼派，对于叙利亚政府积怨已深。

“哈，我不介意的，中国有句老话，来者是客呀。”我笑着对 Gaith 说。我工作和居住的红街(Hamra)老城区，恰好是贝鲁特市区难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和对此怨声载道的黎巴嫩人不同，我对叙利亚人并无偏见，反而存有一份敬意。因为尽管生活在难民聚集区域，我对安全却没什么顾虑，周边确实偷盗事件极少，街上乞讨的小孩即便有时喜欢纠缠，也仅仅是乞讨而已，不会趁机偷窃。落难的叙利亚穆斯林妇女，虽然无心打扮，但头巾总是包裹得整整齐齐，也不

会在走投无路之时站街卖淫为生，保留着自己的一份尊严。

或许因为是我的爽快吧，Gaith 放下了他的紧张情绪。他健谈起来，我们就这样在咖啡厅聊了一下午。

Gaith 已经在黎巴嫩最好的医学院学习两年，现在进入了实习医生阶段。由于叙利亚的局势严峻，他已经两年没有见到家人。“现在叙利亚人申请黎巴嫩签证难吗？”听说叙黎两国边境管制严格，我问道。他说：“一般人已经很难申请，需要提供大量资料以及担保，但是姐姐是药剂师，持有药剂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协会认证执照的人倒是不难。”说起姐姐，他一脸骄傲，“姐姐可是毕业于叙利亚最好大学的执证药剂师。”

第二天，我迎来了 Gaith 的姐姐、我的第一位 Airbnb 客人——拖着两个大箱子从大巴站赶来的叙利亚女孩 Rand。她的英文不如弟弟，也很腼腆。我作为新手房东，那天也是手忙脚乱，还不巧在厨房发现了很多蚂蚁。

Rand 进门时我正在与蚁群斗争，一脸尴尬地跟她道歉：“不好意思



历史让黎巴嫩人对叙利亚心有芥蒂

思啊，第一次做房东，准备得不是很充分呢，这该死的蚂蚁，你不要怕……”她做了个鬼脸：“你真可爱，我是阿勒颇来的，子弹都不怕，怎么会怕蚂蚁。”

等她安顿好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跟她聊起来。那段时间电视和社交网络上全是满目疮痍的阿勒颇。阿勒颇曾是叙利亚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却连年遭受战争摧残。特别是去年夏天，叙利亚政府军联手俄罗斯空军与反对派武装、极端组织为争夺阿勒颇市控制权，在阿勒颇市及周边地区大规模交火，造成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我很好奇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是怎样的感受。“阿勒颇怎么样？呃，就是你电视上看到的那样。”Rand 叹了口气，她一直在药店工作，通勤都十分危险，遇到炸弹是

家常便饭，“上班路上常看到废墟里的尸体，一开始很难受，后来就麻木了，只能不去看。”

但她对于生计的顾虑更大于生死，因为局势愈发恶劣，药店关门，她也失业了。只得在断水断电的家里照顾父母，凑了点钱过来黎巴嫩看弟弟。

家乡等待被治愈的同胞

我听后沉默。之前在黎巴嫩接触的叙利亚难民很多，大多是没受过教育的逃难者，从未想过这些叙利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留在国内，生死难料，好不容易逃出来，受过的高等教育却不被异乡社会接受。

黎巴嫩只为一些低等叙利亚劳工发放签证，比如捡垃圾的工人。“如果来黎巴嫩只能捡垃圾，我还不如回叙利亚，至少能天天见到爸妈。”Rand 又叹了口气。

“你知道战争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她问我。

“死亡？”我答。

“不是。死亡也就是眼一闭的事儿，真主的意愿，并不可怕。”Rand 说，“最可怕的是那种挥之不散的压抑感。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会轮到你的家人。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这是一种没有未来的生活。如果有人问及你的将来，或许你无法预计到五年、三年甚至一年后你会在哪里、做什么，你觉得很迷茫。但对于我来说，我无法预计下个星期甚至明天会发生什么。”

“那……只能活在当下？”我一时语塞，我们总说要活在当下，enjoy the moment，但我第一次觉得这句话可以如此沉重。

“对，活在当下。”她苦笑着回答。

跟 Rand 聊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次沉重的对话，关于死亡，关于战争，关于宗教；起初，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于一个来自战区女子的生活抱有一种猎奇的心理，还有旁观者的同情。但作为同龄女生，除了战争，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聊的，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都渴望拥有事业，我们都爱美，我们也会有感情问题。随着聊天的深入，我甚至会有一种代入感，如果我是她，战争爆发，家破人亡的那一刻，我会怎样呢？

Rand 是穆斯林，但她不包头巾。“我们家的女性都不包头巾，妈妈说那么热，包那个干嘛，”她做了个鬼脸。

一聊起叙利亚，Rand 和我认识的其他叙利亚朋友一样，迫不及待地向我介绍这个国家的美好。“我们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他们的常用词，内战以及恐怖主义给外界带来的对这个国家的误会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家园的情感。

“有没有想过和弟弟一起留在黎巴嫩生活呢？”我问。她继续叹气，“这里一般是不给叙利亚人发工作签的，打黑工工资会很低，担惊受怕。弟弟现在也是前途未知呀，实习期过后签证就到期了，如果不能在第三国找到工作，他就只能回到叙利亚。”

第二天下班，我早早回家带上 Rand 去了贝鲁特最大的 ABC 商场。Rand 兴奋得不行，我们足足逛了两个小时，一路笑声不断，她说很久没有享受过自由逛街的快乐了。

进了店，她每件衣服都想试试，只是看到价格还是会吐吐舌头。她的购物目标是一件时髦又御寒的羽绒服，我们在 Zara 专卖店找到了一件合适的。她试穿了几次，最后又放回去了，“一百美元，太贵了。”

最后，Rand 在维多利亚的秘密专卖店买了一瓶打折的香氛，十几美元，占了她置衫预算的一半。我问她，“冬天快到了，买这个干嘛，还是要买实用的冬衣呀。”她想了想说，“我喜欢这个味道，冬天喷在身上，或许闻着就暖和了。”

“这是什么味道？”我问。她怔怔地看着远方，“战前的味道。”

出发去大巴站前，Rand 与弟弟吃了最后一顿饭，回来时姐弟俩都哭得眼睛红肿，不知再见是何时。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离别，但看到他们姐弟，心里却是不一样的滋味，不知道这个善良开朗的女生会面对怎样的将来？

看着她默默地在房间边抹泪边打包，我突然有种冲动，冲出门外以最快的速度去附近的 Zara 专卖店买下了那件羽绒服，回到家中，她已在床上小憩，为坐连夜大巴做准备。我把羽绒服包好放在她房间门口，留下了一张纸条：“叙利亚的冬天很冷，但人心不冷，希望会温暖我们。愿你这个冬天不再寒冷”(Winter is cold in Syria, but not our hearts, as hope will keep us warm. Wish you a warm winter this year.)

转眼又是一年秋天，我依然独居，接待了很多来自客人，但 Rand 是我最念念不忘的那个。今年阿勒颇解放前夕酣战之际，我十分担忧 Rand 的安全，给她发了短信问候。由于网络原因，她几天后才回复，也是短短一句“还活着(still alive)”。

Gaith 在黎巴嫩的实习虽已结束，所幸的是他成绩优异，申请到了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

“你打算留在英国吗？”我问 Gaith。

他想了想说，“如果内战停火，恢复和平了，我想回到阿勒颇当医生，因为那里是我的家，有我爱的家人，以及需要我治愈的同胞。”